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論語注疏卷十四 十五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九百二　經部

論語注疏卷十四

魏何晏集解　唐陸德明音義　宋邢昺疏

憲問第十四　音義凡四十四章　疏正義曰此篇論三王二霸之迹諸侯大夫之行為仁知恥脩己安民皆政之大節也故以類相聚次於問政也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注孔曰穀禄也邦有道當食禄邦無道穀恥也注孔曰君無道而在其朝食其禄是恥辱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注馬曰克好勝人伐

自伐其功怨忌小怨欲貪欲也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注包曰四者行之難未足以為仁音義朝直遥反好呼報反行下孟反一如字 疏 正義曰此章明恥辱及仁德也憲謂弟子原憲問於夫子曰人之行何為可恥辱也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者穀祿也孔子答言邦有道當食祿君無道而在其朝食其祿是恥辱也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者克好勝人也伐自伐其功也怨忌小怨也欲貪欲也原憲復問曰若此四者不行焉可以為仁人矣乎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者孔子答言不行四者可以為難未足以為仁也注馬曰至其功〇正義曰云克好勝人者克訓勝也左傳僖元年秦伯將納晉惠公謂其大夫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對曰言多忌克難哉公曰忌則多怨又焉能克杜預曰其言雖多忌適足以自害不能勝人也是

克為好勝人也云伐自伐其功者書曰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老子曰自伐者無功言人有功誇示之則人不與乃無功也是伐去其功若伐去樹木然故經傳謂誇功為伐謂自伐其功也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注士當志道不求安而懷其居非士也疏正義曰此章言士當志於道不求安居而懷安其居則非士也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注包曰危厲也邦有道可以厲言行也邦無道危行言孫注孫順也厲行不隨俗順言以遠害音義行下孟反注及下同孫音遜遠于萬反疏正義曰此章教人言行之法也危厲也孫順也言邦有道可以厲言行邦無道則厲其行不隨汙俗順言辭以避當時之害也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注德不可以億中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疏正義曰此章論有德有仁者之行也子曰有德者必有言者德不可以無言億中故必有言也有言者不必有德者辯佞口給不必有德也仁者必有勇者見危授命殺身以成仁是必有勇也勇者不必有仁者若暴虎馮河之勇不必有仁也

南宫适注孔曰适南宫敬叔魯大夫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注孔曰羿有窮國之君簒夏后相之位其臣寒浞殺之因其室而生奡奡多力能陸地行舟為夏后少康所殺俱不得其死然注孔曰此二子者皆不得以

壽終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注馬曰禹盡力於溝洫稷播百穀故曰躬稼禹及其身稷及後世皆王适意欲以禹稷比孔子孔子謙故不答也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注孔曰賤不義而貴有德故曰君子音義适古活反本又作括羿音詣奡五報反盪土浪反篡初患反相息亮反浞仕捉反少詩照反盡津忍反洫況域反王于況反

疏正義曰此章賤不義而貴有德也南宮适者魯大夫南宮敬叔也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者羿有窮國之君以其善射篡夏后相之位其臣寒浞殺之奡寒浞之子多力盪推也能陸地推舟而行為夏后少康所殺然猶馬也此二子者皆不得

其壽終而死焉禹盡力於溝洫洪水既除烝民乃粒稷后稷也名棄周之始祖播種百穀皆以身親稼穡故曰禹稷躬稼也禹受舜禪稷及後世至文武皆王天下故曰而有天下也夫子不荅者适意欲以禹稷比孔子孔子謙故不荅也南宫适出者既問而退也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者以其賤羿奡之不義貴禹稷之有德故美之曰君子哉若此人也尚德哉若此人也注孔曰适南宫敬叔魯大夫○正義曰此即南宫縚也字子容鄭注檀弓云敬叔魯孟僖子之子仲孫閲是也注孔曰至所殺○正義曰云羿有窮國之君者羿居窮石之地故以窮為國號以有配之猶言有周有夏也窮國之君曰羿羿是有窮君之名號也孔注尚書云羿諸侯名杜注左傳云羿有窮君之號則與孔不同也説文云羿帝嚳射官也賈逵云羿之先祖世為先王射官故帝嚳賜羿弓矢使司射淮南子云堯時十日並生堯使羿射九日而落之楚辭天問云羿焉彃日烏解羽歸藏易亦

云羿彈十日說文云彈者射也此三者言雖不經難以取信要言帝嚳時有羿堯時亦有羿則羿是善射之號非復人之名字信如彼言則不知此羿名為何也云篡夏后相之位者襄四年左傳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杜注云禹孫大康淫放失國夏人立其弟仲康仲康亦微弱仲康卒子相立羿遂代相號曰有窮是也云其臣寒浞殺之因其室而生奡者傳又曰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為己相浞行媚于内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内外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是也澆即奡也聲轉字異故彼此不同云奡多力能陸地行舟者以此文云奡盪舟盪訓推也故知多力能陸地推舟而行也云為夏后少康所殺者哀元年左傳曰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為仍牧正惎澆能

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諜澆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是也過澆國戈豷國如彼傳文當是羿逐出后相乃自立為天子相依斟灌斟鄩夏祚猶尚未滅益與羿並稱王也及寒浞殺羿因羿室而生澆澆已長大自能用師始滅后相相死之後始生少康少康生杼杼又年長已堪誘豷方始滅浞而立少康計太康失邦及少康紹國向有百載乃滅有窮而夏本紀云仲康崩子相立相崩子少康立都不言羿浞之事是馬遷之疎也注馬曰至答也○正義曰云禹盡力於溝洫者泰伯篇文云稷播百穀者舜典文也又益稷云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故總曰躬稼云禹及其身稷及後世皆王者禹受舜禪是及身也稷后十五世至文王受命武王誅紂是及後世也皆王有天下而為王也云适意欲以禹稷比孔子者

言孔子勤行道德亦當王有天下也孔子持謙不敢以己比於禹稷故不答其言也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注孔曰雖曰君子猶未能備音義夫音符疏正義曰此章言仁道難備也雖曰君子猶未能備而有時不仁也若管仲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可謂仁矣而鏤簋朱紘山節藻棁是不仁也小人性不及仁道故未有仁者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注孔曰言人有所愛必欲勞來之有所忠必欲教誨之音義勞力報反注同來力代反

疏正義曰此章論忠愛之心也言人有所愛必欲勞來之有所忠必欲教誨之也

子曰為命裨諶草創之注孔曰裨諶鄭大夫氏名也謀於野則獲於國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則使乘車以適野而謀作盟會之辭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産潤色之注馬曰世叔鄭大夫游吉也討治也裨諶既造謀世叔復治而論之詳而審之行人掌使之官子羽公孫揮子産居東里因以為號更此四賢而成故鮮有敗事音義裨婢之反諶時針反創初向反制也依說文此是創瘢字創制之字當作刱乘繩證反復扶又反使所吏反揮許歸反更古衡反鮮仙善反

疏正義曰此章述鄭國大夫之善也子

曰為命裨諶草創之者裨諶鄭大夫也命謂政命盟會之辭也言鄭國將有諸侯之事作盟會政命之辭則使裨諶適草野以創制之世叔討論之者世叔即子大叔鄭大夫游吉也討治也裨諶既造謀世叔復治而論之詳而審之也行人子羽脩飾之者行人掌使之官子羽公孫揮亦鄭大夫也世叔既討論復令公孫揮脩飾之也東里子產潤色之者東里鄭城中里名子產居東里因以為號脩飾潤色皆謂增脩使華美也既更此四賢而成故鮮有敗事也注謀於至之辭○正義曰云謀於野則獲於國則否者襄三十一年左傳文此及下注皆出於此案彼傳云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孫揮知四國之為而辨於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

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是也注行人掌使之官○正義曰云行人掌使之官者周禮秋官有大行人小行人皆大夫也掌諸侯朝覲宗廟會同之禮儀及時聘問問之事則諸侯之行人亦然故云掌使之官謂掌其為使之官也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注孔曰惠愛也子產古之遺愛

問子西曰彼哉彼哉注馬曰子西鄭大夫彼哉彼哉言無足稱或曰楚令尹子西

問管仲曰人也注猶詩言所謂伊人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注孔曰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齒年也伯氏食邑三百家管仲

奪之使至疏食而沒齒無怨言以其當理也音義駢薄田反又薄亭反地名飯扶晚反食如字又音嗣注疏食同當丁浪反

疏正義曰此章歷評子產子西管仲之為人也或問子產者或人問於夫子曰鄭大夫子產何如人也子曰惠人也者惠愛也言子產仁恩被物愛人之人也問子西者或人又問鄭大夫子西之行曰彼哉彼哉者彼指子西也言如彼人哉如彼人哉無足可稱也問管仲者或人又問齊大夫管夷吾也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者此答言管仲是當理之人也人也也指管仲猶云此人也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沒齒謂終沒齒年也伯氏食邑於駢邑三百家管仲奪之使貧但飯疏食至於終年亦無怨言以其管仲當理故也注孔曰至遺愛○正義曰惠愛釋詁文云子產古之遺愛者昭二十年左傳曰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杜注云子產見愛有古人之遺風注馬曰

至子西○正義曰云子西鄭大夫者案左傳子駟之子公孫夏也云或曰楚令尹子西者案左傳公子申也代囊瓦為令尹為白公勝所殺者也注猶詩言所謂伊人○正義曰詩秦風蒹葭文也毛傳云伊維也鄭箋云伊當作緊緊猶是也伊人若言是人也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音義難乃旦反易以豉反疏正義曰此章言人之貧乏多所怨恨而無怨為難江熙云顔淵無怨不可及也人若豐富好生驕逸而無驕為易江熙云子貢不驕猶可能也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注孔曰公綽魯大夫趙魏皆晉卿家臣稱老公綽性寡欲趙

魏貪賢家老無職故優滕薛小國大夫職煩故不可為

音義綽昌略反滕徒登反薛息列反疏正義曰此章評魯大夫孟公綽之才性也趙魏皆晉卿所食采邑名也家臣稱老公綽性寡欲趙魏貪賢家老無職若公綽為之則優游有餘裕也滕薛乃小國而大夫職煩則不可為也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注馬曰魯大夫臧孫紇公綽之不欲注馬曰孟公綽卞莊子之勇注周曰卞邑大夫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注孔曰加之以禮樂文成亦可以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

注馬曰義然後取不苟得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注孔曰久要舊約也平生猶少時

音義知音智紇恨發反卞皮彦反鄭云卞莊子秦大夫少詩照反

疏正義曰此章論成人之行也子路問成人者問於夫子行何德行謂之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者此答成人之行也必也知如武仲廉如公綽勇如卞莊子藝如冉求既有知廉勇藝復以禮樂文成之雖未足多亦可以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者夫子鄉言成人者是古之人也又言今之成人不必能備如此也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者此今之成人行也見財利思合義然後取之見君親有危難當致命以救之久要舊約也平生猶少時言與人少時有舊約雖年

長貴達不忘其言能此三事亦可以為成人矣注馬曰魯大夫臧孫紇○正義曰案春秋襄二十三年左氏傳以阿順季氏出奔邾又以防求為後於魯致防而奔齊齊侯將為臧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如何乃弗與田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杜注云謂能避齊禍是武仲之知也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注孔曰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文諡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注馬曰美其得道嫌不能悉然音義厭於豔反下同樂音洛疏正義曰此章言衛大夫公孫枝之德行也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者夫子指文子也孔子舊聞文子有此三行疑而未信故問於公明賈曰信實乎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者過誤也賈對孔子言以告者誤云不言不笑不取耳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者賈言文子亦有言笑及取但中時然後言無游言也故人不厭棄其言可樂然後笑不茍笑也故人不厭惡其笑也見得思義合宜然後取之不貪取也故人不厭倦其取也子曰其然豈其然乎者然如此也孔子聞賈之言驚而美之也美其得道故曰其如是又嫌不能悉然故曰豈可盡能如此者乎注孔曰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文謚○正義曰案世本云獻公生成子當當生文子枝枝生朱為公叔氏謚法慈惠愛民曰文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注孔曰防武仲故邑為後立後也魯襄公二十三年武仲為孟氏所譖出奔邾自邾如防使為以大蔡納請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勲敢不辟邑乃立臧為紇致防而奔齊此所謂要君音義防音房要一遥反譖莊鴆反知音智辟音避

疏正義曰此章論臧孫紇要君之事防武仲故邑為後猶立後也武仲據防邑求立後於魯他人雖曰武仲不是要君吾不信也言實是要君注孔曰至要君○正義曰云魯襄公二十三年武仲為孟氏所譖出奔邾者此及下至致防而奔齊皆左氏傳文也案彼傳云季武子無適

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於臧紇紇為立之公彌即公鉏也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氏之御騶豐點好羯也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讐臧氏孟孫卒遂立羯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己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是也云自邾如防使為以大蔡納請者傳又曰初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為而死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姨子也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臧賈臧為出在鑄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為以納請遂自為也臧孫如防使來告是也杜預曰大蔡大龜云紇非敢害也知不足也者此下皆彼傳文言使甲從己但慮事淺耳云非敢私請者言為其先人請也

云荀守先祀無廢二勲者二勲文仲宣叔云敢不辟邑乃立臧為紇致防而奔齊此所謂要君者據邑請後故孔子以為要君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注鄭曰譎者詐也謂召天子而使諸侯朝之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於河陽是譎而不正也齊桓公正而不譎注馬曰伐楚以公義責包茅之貢不入問昭王南征不還是正而不譎也音義譎古穴反詐也朝直遙反狩本亦作守手又反疏正義曰此章論二霸之事也譎詐也謂晉文公召天子而使諸侯朝之是詐而不正也齊桓公伐楚實因侵蔡而遂伐楚乃以公義責包茅之

貢不入問昭王南征不還是正而不詐也注鄭曰至正也○正義曰云謂召天子而使諸侯朝之者案左傳僖二十八年冬會于温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是也云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於河陽者亦彼傳文也云是譎而不正也者晉侯本意欲大合諸侯之師共尊事天子以為臣之名義實無覬覦之心但於時周室既衰天子微弱忽然帥九國之師將數十萬衆入京師以臨天子似有篡奪之謀恐為天子拒逆或復天子怖懼棄位出奔則晉侯心實盡誠無辭可解故自嫌彊大不敢朝王故召諸侯來會于温温去京師路近因加諷諭令王就會受朝天子不可以受朝為辭故令假稱出狩諸侯因會遇王遂共朝王得盡君臣之禮皆孔子所謂譎而不正之事聖人作法所以貽訓後世以臣召君不可以為教訓故改正舊史舊史當依實而書言晉侯召王且使王狩仲尼書曰天王狩獵于河陽言天王自來狩獵于河陽之地使若獵[illegible]

其地故書之以識王然注馬曰至不還○正義曰云伐楚以公義責包茅之貢不入問昭王南征不還者案左傳僖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是也杜注云包裹束也茅菁茅也束茅而灌之以酒為縮酒尚書包匭菁茅茅之為異未審昭王成王之孫南巡狩涉漢船壞而溺周人諱而不赴諸侯不知其故故問之案禹貢荊州包匭菁茅孔安國云其所包裹而致者匭匣也菁以為菹茅以縮酒郊特牲云縮酌用茅鄭玄云泲之以茅縮去滓也周禮甸師祭祀共蕭茅鄭興云蕭字或為莤莤讀為縮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去若神飲之故謂之縮縮滲也

故齊桓公責楚不貢包茅王祭不共無以縮酒杜預用鄭興之説孔安國以菁與茅别杜云茅菁茅則以菁茅為一特令荆州貢茅必當異於餘處但更無傳説故云茅之為異未審也沈氏云太史公封禪書云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杜云未審者以三脊之茅比目之魚比翼之鳥皆是靈物不可常貢故杜云未審也舊説皆言漢濱之人以膠膠船故得水而壞昭王溺焉不知本出何書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

注孔曰齊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襄公從弟公孫無知殺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出奔魯齊人殺無知魯伐齊納子糾

小白自莒先入是為桓公乃殺子糾召忽死之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注孔曰誰如管仲之仁音義糾居黝反注皆同召音邵慢武諫反從才用反殺申志反本令作弑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史記云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穀梁傳云衣裳之會十一范甯注云十三年會北杏又會柯十四年會鄄十五年又會鄄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元年會檉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戴七年會甯母凡十一會鄭不取北杏及陽穀為九也疏正義曰此章論齊大夫管仲之行也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者召忽管仲皆事子糾及桓公殺公子糾召忽致死而管仲獨不死復臣桓公故子路言管仲未得為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

仁者孔子聞子路言管仲未仁故為說其行仁之事言齊桓公九會諸侯不以兵車謂衣裳之會也存亡繼絶諸夏乂安皆管仲之力也足得為仁餘更有誰如其管仲之仁再言之者所以拒子路美管仲之深也言九合者史記云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穀梁傳云衣裳之會十有一范甯注云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鄄十五年又會鄄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元年會檉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戴七年會甯毋九年會葵丘凡十一會不取北杏及陽穀為九也注孔曰至死之○正義曰云襄公立無常至出奔莒者皆莊八年左傳文也杜注云政令無常鮑叔牙小白傅小白僖公庶子云襄公從弟公孫無知殺襄公者春秋莊八年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是也云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出奔魯者亦莊八年左傳文云齊人殺無知魯伐齊納子糾者莊九年經文也云小白自莒先入是為桓公者九年傳文也云殺子糾召忽死之者案莊

九年傳云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秋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讐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公從之是也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注馬曰匡正也天子微弱桓公帥諸侯以尊周室一正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注受其賜者為不被髮左衽之惠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注馬曰微無也無管仲則君不君臣不臣皆

為夷狄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注王曰經經死於溝瀆中也管仲召忽之於公子糾君臣之義未正成故死之未足深嘉不死未足多非死事既難亦在於過厚故仲尼但美管仲之功亦不言召忽不當死音義與音餘相息亮反下同被皮寄反下同衽而審反一音而鴆反下同疏正義曰此章亦論管仲之行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者子貢言齊大夫管仲不仁疑而未定故云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者子貢既言非仁遂言非仁之事管仲與召忽同事公子糾則有君臣之義理當授命致死而齊桓公使魯殺公子糾召忽則死管仲不能致死復為桓公之相是無仁心於子糾故子貢非之也子曰

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者此下孔子為子貢説管仲之仁也匡正也霸把也諸侯把天子之政也言時周天子微弱管仲相桓公帥諸侯以尊周室一匡天下也民到于今受其賜者謂受不被髪左衽之恵賜也微管仲吾其被髪左衽矣者微無也衽謂衣衿衣衿向左謂之左衽夷狄之人被髪左衽言無管仲則君不君臣不臣中國皆為夷狄故云吾其被髪左衽也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者自經謂經死於溝瀆中也諒信也匹夫匹婦謂庶人也無別妾媵唯夫婦相匹而已言管仲志在立功創業豈肯若庶人之為小信自經死於溝瀆中而使人莫知其名也且管仲召忽之於公子糾君臣之義未正成故召忽死之未足深嘉管仲不死未足多非死事既難亦在於過厚故仲尼但美管仲之功亦不言召忽不當死注馬曰至天下○正義曰云匡正也者釋言文云天子微弱桓公帥諸侯以尊周室一正天下者成二年左傳云五伯之霸

也杜預云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是三代有五伯矣伯者長也言為諸侯之長也鄭玄云天子衰諸侯興故曰霸霸者把也言把持王者之政教故其字或作伯或作霸也是天子微弱桓公帥諸侯以尊周室一正天下故曰霸諸侯也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注孔曰大夫僎本文子家臣薦之使與己並為大夫同升在公朝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注孔曰言行如是可謚為文音義僎本又作僎同士免反朝直遙反行下孟反

疏正義曰此章論衛大夫公孫枝之行也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者諸於也大夫僎本文子家臣文子薦之使與己並為大夫同升在於公朝也子聞之

曰可以為文矣者孔子聞其行如是故稱之曰可以諡為文矣以諡法錫民爵位曰文故也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注孔曰言雖無道所任者各當其才何為當亡

音義夫音符下同喪息浪反下同又如字圉魚呂反鮀徒何反當丁浪反疏正義曰此章言治國在於任材也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者喪亡也奚何也夫子因言衛靈公之無道季康子乃問之曰夫靈公無道如是何為而國不亡乎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者言君雖無道有此三人所任者各當其才何為而亡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注馬曰怍慙也内有其實則言之不慙積其實者為之難音義怍才洛反慙也疏正義曰此章疾時人内無其實而辭多慙怍怍慙也人若内有其實則其言之不慙然則内積其實者為之也甚難

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注馬曰成子齊大夫陳恒也將告君故先齊齊必沐浴公曰告夫三子注孔曰謂三卿也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注馬曰我禮當告君不當告三子君使我往故復往之三子告

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注馬曰孔子由君命之三子告不可故復以此辭語之而止音義弒本亦作殺同音試下同朝直遙反先齊之齊側皆反亦作齊字下同夫音符下同復扶又反下同之三子告本或作二三子告非也語魚據反

疏正義曰此章記孔子惡無道之事也陳成子弒簡公者春秋哀十四年齊人弒其君壬是也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弒其君請討之者孔子在魯聞齊弒其君故齋戒沐浴而朝告於魯君哀公曰齊大夫陳恒弒其君請往討伐之公曰告夫三子者哀公使孔子告夫季孫孟孫叔孫三卿也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者嘗為大夫而去故云從大夫之後聞夫不義禮當告君故云不敢不告君曰告夫三子者言我禮當告君不當告三子君使我往故復往也之三子告不可者之往也往

三子所告之三子不肯討齊也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者孔子以君命往告三子三子不可其請故孔子復以此辭語之而止案左傳録此事與此小異此云沐浴而朝彼云齊而請此云公曰告夫三子彼云公曰子告季孫禮齊必沐浴三子季孫為長各記其一故不同耳此又云之三子告彼無文者傳是史官所録記其與君言耳退後别告三子唯弟子知之史官不見其告故傳無文也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注孔曰事君之道義不可欺當能犯顔諫爭音義爭作去聲疏正義曰此章言事君之道義不可欺而當能犯顔諫爭之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注本為上末為下疏正義曰此章言

君子小人所曉達不同也本為上謂德義也末為下謂財利也言君子達於德義小人達於財利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注孔曰為己履而行之為人徒能言之音義為于偽反注同疏正義曰此章言古今學者不同也古人之學則履而行之是為己也今人之學空能為人言說之己不能行是為人也范蔚宗云為人者馮譽以顯物為己者因心以會道也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注孔曰伯玉衛大夫蘧瑗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注言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無過使者出子曰使乎

使乎注陳曰再言使乎者善之也言使得其人音義蘧其居反使所吏反下及注同疏正義曰此章論衛大夫蘧瑗之德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為者夫子指蘧伯玉也蘧伯玉有君子之名故孔子問其使人曰夫子何所云為而得此君子之名譽乎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者言夫子常自脩省欲寡少其過而未能無過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者孔子善其使得其人故言使乎所以善之者顔回尚未能無過況伯玉乎而使者云未能是伯玉之心不見欺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注孔曰不越其職疏正義曰此章戒人之僭濫侵官也言若己不在此位則不得謀議此位之

政事也曾子遂曰君子思謀當不出己位言思慮所及不越其職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音義行下孟反或如字疏正義曰此章勉人使言行相副也君子言行相顧若言過其行謂有言而行不副君子所恥也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音義知音智惑音或疏正義曰此章論君子之道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者言君子之道有三我皆不能也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者此其三也仁者樂天知命內省不疚故不憂也知者明於事故不惑勇者折衝禦侮故不懼夫子言我皆不能此三者子貢曰夫子自道也者子貢言夫子實有仁知及勇而謙稱我無故曰夫子自道也所謂謙尊而光

子貢方人注孔曰比方人也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注孔曰不暇比方人也音義方如字孔云比方人也鄭本作謗謂言人之過惡夫音符暇行訝反疏正義曰此章抑子貢也子貢方人者謂比方人也子貢多言嘗舉其人倫以相比方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者夫知人則哲堯舜猶病而子貢務比方人怒其輕易故曰賜也賢乎哉所以抑之也夫我則不暇比方人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注王曰徒患己之無能疏正義曰此章勉人脩德也言不患人不己知但患己之無能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注孔曰先

覺人情者是寧能為賢乎或時反怨人音義億於力反怨紆萬反又於袁反本或作冤疏正義曰此章戒人不可逆料人之詐亦不可億度人之不信也抑語辭也言先覺人者是寧能為賢乎言非賢也所以非賢者以詐偽不信之人為人億度逆知反怨恨以故先覺者非為賢也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無乃為佞乎注包曰微生姓畝名孔子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注包曰疾世固陋欲行道以化之音義丘何或作丘何鄭作丘何是本今作丘何為是疏正義曰此章記孔子疾世固陋之事也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無乃為佞乎者栖栖猶皇皇也微生畝隱士之姓名也以言謂孔子曰丘呼孔子名也何為如是東西南北而栖栖皇皇者與無乃為佞

說之事於世乎孔子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者孔子答言不敢為佞但疾世固陋欲行道以化之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注鄭曰德者調良之謂音義驥音冀古之善馬也疏正義曰此章疾時尚力取勝而不重德驥是古之善馬名人不稱其任重致遠之力但稱其調良之德也馬尚如是人亦宜然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注德恩惠之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疏正義曰此章論酬恩報怨之法也或曰以德報怨何如者或人之意欲人犯而不校故問孔子曰以恩德報讎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者孔子答言若報怨既用其德若受人恩惠之德不知何以報之也以直報怨以德報德者既不許或人以德報怨故陳其正法言當以直道報讎怨以恩

德報德也注德恩惠之德○正義曰謂德加於彼彼荷其恩故謂荷恩為德左傳云然則德我乎又曰王德狄人皆是也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注子貢怪夫子言何為莫知己故問子曰不怨天不尤人注馬曰孔子不用於世而不怨天人不知己亦不尤人下學而上達注孔曰下學人事上知天命知我者其天乎注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故曰唯天知己音義也夫之夫音符怨於袁反又於願反注同尤疏正義曰此章孔子自明其志也子曰莫鄭云尤非也疏我知也夫者言無人知我志者也子貢

曰何為其莫知子也者子貢怪夫子言故問何為莫知己子曰不怨天不尤人者尤非也孔子言己不用於世而不怨天人不知己亦不非人也下學而上達者言己下學人事上知天命時有否泰故用有行藏是以不怨天尤人也知我者其天乎者言唯天知己志也注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正義曰此易乾卦文言文也合其德者謂覆載也引之者以證天知夫子者以夫子聖人與天地合德故也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注馬曰愬譖也伯寮魯人弟子也子服景伯以告注孔曰魯大夫子服何忌也告告孔子曰夫子固有惑志注孔曰季孫信讒恚子路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注鄭曰吾勢力猶能辨子路之

無罪於季孫使之誅寮而肆之有罪既刑陳其尸曰肆

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音義寮力彫反愬悉路反譖側鴆反恚一睡反朝直遙反與音餘

疏正義曰此章言道之廢行皆由天命也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者愬譖也伯寮子路皆臣於季孫伯寮誣子路以罪而譖於季孫也子服景伯以告者以其事告孔子也曰夫子固有惑志者夫子謂季孫言季孫堅固已有疑惑之志謂信讒恚子路也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者有罪既刑陳其尸曰肆景伯言吾勢力猶能辨子路之無罪於季孫使之誅寮而肆之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者孔子不許其告故言道之廢行皆由天命雖公伯寮之譖其能違天而興廢子路乎注伯寮魯人弟子也○正義曰史記弟

子傳云公伯寮字子周魯人愬子路於季孫者注孔曰
魯大夫子服何忌也○正義曰案左傳哀十二年吳人
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吳人乃止既而悔之
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杜注云何景伯名
然則景伯單名何而此注云何忌誤也注有罪既刑陳
其尸曰肆○正義曰秋官鄉士職云協日刑殺肆之三
日鄭玄曰肆猶申也陳也是言有罪既殺陳其尸曰
肆也言市朝者應劭曰大夫已上於朝士已下於市

子曰賢者辟世注孔曰世主莫得而臣其次辟地注馬
曰去亂國適治邦其次辟色注孔曰色斯舉矣其次辟
言注孔曰有惡言乃去子曰作者七人矣注包曰作為
也為之者凡七人謂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

楚狂接輿音義

辟音避下同治直吏反沮七餘反荷胡我反本又作河音同蕢其位反草器也下章同輿音餘

疏正義曰此章言自古隱逸賢者之行也子曰賢者辟世者謂天地閉則賢人隱高蹈塵外枕流漱石天子諸侯莫得而臣也其次辟地者未能高栖絕世但擇地而處去亂國適治邦者也其次辟色者不能豫擇治亂但觀君之顏色若有厭己之色於斯舉而去之也其次辟言者不能觀色斯舉矣有惡言乃去之也子曰作者七人矣者作為也言為此行者凡有七人注孔曰色斯舉矣○正義曰此鄉黨篇文也注包曰至接輿○正義曰作為釋言文云為之者凡七人謂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者謂長沮一桀溺二荷蓧丈人三石門晨門四荷蕢五儀封人六楚狂接輿七也王弼云七人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鄭康成云伯夷叔齊虞仲辟世者荷蓧長沮桀溺辟地者柳下惠少連辟色者荷蕢楚狂接輿辟言

者七當為十字之誤也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注晨門者閽人也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注包曰言孔子知世不可為而强為之音義閽音昏本或作昏同與音餘 疏正義曰此章記隱者晨門之言也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者石門地名也晨門掌晨昏開閉門者謂閽人也自從也奚何也時子路宿於石門夙興為閽人所問曰汝何從來乎子路曰自孔氏者子路答閽人言自孔氏處來也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者晨門聞子路云從孔氏未審孔氏為誰又舊知孔子之行故問曰是知其世不可為而周流東西彊為之者此孔氏與意非孔子不能隱遯辟世也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注蕢草器也有心謂契契然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己而已矣注此硜硜者徒信己而已言亦無益深則厲淺則揭注包曰以衣涉水為厲揭揭衣也言隨世以行己若過水必以濟知其不可則當不為子曰果哉末之難矣注未知己志而便譏己所以為果末無也無難者以其不能解己之道音義契苦計反一音苦結反硜苦耕反己音紀下斯己同揭起例反揭揭上起例反下起列反又皆起例反難如字或乃旦反鮮音蟹疏正義曰此

章記隱者荷蕢之言也子擊磬於衛者時孔子在衛而自擊磬為聲也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者荷擔揭也蕢草器也有心謂契契然當孔子擊磬之時有擔揭草器之人經過孔氏之門聞其磬聲乃言曰有心契契然憂苦哉此擊磬之聲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己而已矣者既已也硜硜鄙賤貌莫無也斯此也荷蕢者既言有心哉擊磬乎又察其磬聲已而言曰可鄙賤哉硜硜乎無人知己此硜硜者徒信己而已言無益也深則厲淺則揭者此衛風匏有苦葉詩以衣涉水為厲揭揭衣也荷蕢者引之欲令孔子隨世以行己若過水深則當厲淺則當揭而不當厲以喻行己知其不可則不當為也子曰果哉末之難矣者孔子聞荷蕢者譏己故發此言果謂果敢末無也言未知己志而便譏己所以為果敢無難者以其不能解己之道不以為難故云無難也注蕢草器也有心謂契契然○正義曰蕢草器見說文小雅大東云契契

寤歎毛傳云契憂苦也注包曰至衣也○正義曰云以衣涉水為厲揭揭衣也者爾雅釋水文也孫炎曰揭衣褰裳也衣涉濡褌也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注孔曰高宗殷之中興王武丁也諒信也陰猶默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注馬曰己百官以聽於冢宰三年注孔曰冢宰天官卿佐王治者三年喪畢然後王自聽政音義諒音亮信也陰如字默也鄭讀禮為梁鷁杜預觧左傳為諒闇貌也中丁仲反治直吏反疏正義曰此章論天子諸侯居喪之禮也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者高宗諒陰

三年不言周書無逸篇文也高宗殷王武丁也諒信也陰默也言武丁居父憂信任冢宰默而不言三年也子張未達其理而問於夫子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者孔子答言何必獨高宗古之人皆如是諸侯死曰薨言君既薨新君即位使百官各總己職以聽使於冢宰三年喪畢然後王自聽政注孔曰至默也○正義曰云高宗殷之中興王武丁也者孔安國云盤庚弟小乙子名武丁德高可尊故號高宗喪服四制引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後興禮廢而後起故載之於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三年之喪君不言也是說不言之意也云諒信也陰默也者謂信任冢宰默而不言也禮記作諒闇鄭玄以為凶廬非孔義也今所不取注孔曰至聽政○正義曰云冢宰天官卿佐王治者者案周禮天官大宰之職

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敘官云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治官之屬大宰卿一人鄭注引此文云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言冢宰於百官無所不主爾雅曰冢大也冢宰大宰也變冢言大進退異名也百官總焉則謂之冢列職於王則稱大冢大之上也山頂曰冢故云冢宰天官卿佐王治者也云三年喪畢然後王自聽政者謂卒哭除服之後三年心喪已畢然後王自聽政也知非衰麻三年者晉書杜預傳云太始十年元皇后崩依漢魏舊制既葬帝及羣臣皆除服疑皇太子亦應除否詔諸尚書會僕射盧欽論之唯預以為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服齊斬既葬除喪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於是盧欽魏舒問預證據預曰春秋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時簡公未葬請免喪以聽命君子謂之得禮宰咺歸惠公仲子之賵傳曰弔生不及哀此皆既葬除服諒陰之證也書傳之說既多學者未之思耳喪服諸侯為天

子亦斬衰豈可謂終服三年也預又作議曰周景王有后世子之喪既葬除喪而宴樂晉叔向譏之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不遂宴樂以早此亦天子喪事見於古也稱高宗不言喪服三年而云諒陰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譏景王不譏其除喪而譏其宴樂早則既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堯喪舜諒闇三年故稱遏密八音由此言之天子居喪齊斬之制菲杖絰帶當遂其服既葬而除諒闇以終之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故曰百官總己以聽冢宰喪服既除故更稱不言之美明不復寢苫枕凷以荒大政也禮記云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又曰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又曰端衰喪車皆無等此通謂天子居喪衣服之制同於凡人心喪之禮終於三年亦無服喪三年之文天子之位至尊萬幾之政至大羣臣之衆至廣不得同之於凡人故大行既葬祔祭於廟則因疏而除之已不除則羣臣莫敢除故屈己以除之而諒闇以終制天下之人皆曰我王之仁也屈己以

從宜皆曰我王之孝也既除而心喪我王猶若此之篤也凡我臣子亦安得不自勉以崇禮此乃聖制移風易俗之本也議奏皇太子遂除衰麻而諒闇喪終是知三年喪畢謂心喪畢然後王自聽政也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注民莫敢不敬故易使音義好呼報反易以豉反疏正義曰此章言君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故易使也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注孔曰敬其身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注孔曰人謂朋友九族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注孔曰病猶難也音義難乃旦反疏正義曰此章論君子之道也子路問於孔子為

行何如可謂之君子也子曰脩己以敬者言君子當敬其身也曰如斯而已乎者子路嫌其少故曰君子之道豈如此而已曰脩己以安人者人謂朋友九族孔子更為廣之言當脩己又以恩惠安於親族也曰如斯而已乎者子路猶嫌其少故又言此曰脩己以安百姓者百姓謂衆人也言當脩己以安天下之衆人也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者病猶難也諸之也孔子恐其未已故又說此言言此脩己以安百姓之事雖堯舜之聖其猶難之況君子乎

原壤夷俟注馬曰原壤魯人孔子故舊夷踞俟待也踞待孔子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為賊注賊謂賊害以杖叩其脛注孔曰叩擊也脛脚脛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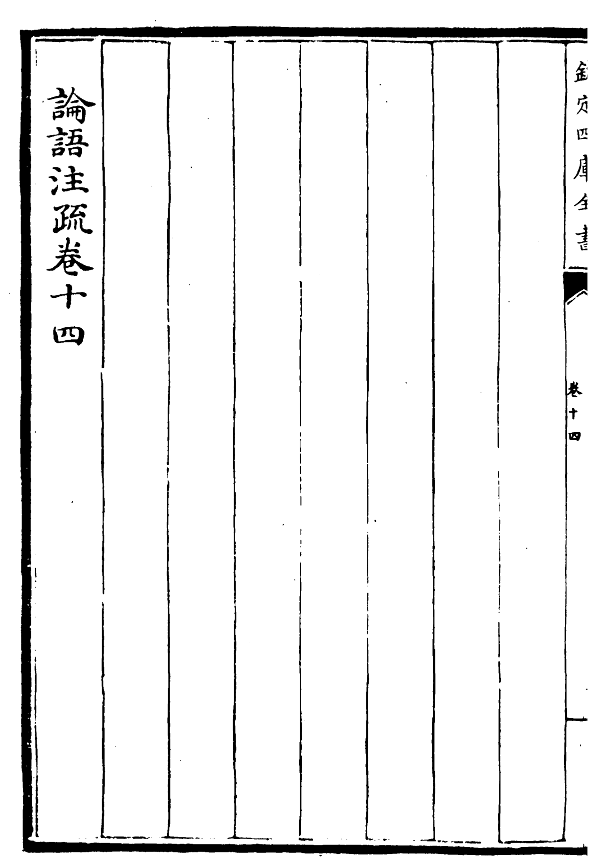
義壤而丈反踞音據孫音遜弟大計反長丁丈反叩音口又音扣脛戸定反疏正義曰此章記孔子責原壤之辭原壤魯人孔子故舊夷踞也俟待也原壤聞孔子來乃申兩足箕踞以待孔子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為賊者孔子見其無禮故以此言責之孫順也言原壤幼少不順弟於長上及長無德行可稱述今老而不死不脩禮教則為賊害以杖叩其脛者叩擊也脛脚脛既數責之復以杖擊其脚脛令不踞也注馬曰至孔子○正義曰云原壤魯人孔子故舊者檀弓云孔子之故人曰原壤是也云夷踞俟待也踞待孔子者說文云踞蹲也蹲即坐也禮揖人必違其位今原壤坐待孔子故孔子責之也

闕黨童子將命注馬曰闕黨之童子將命者傳賓主之語出入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注童

子隅坐無位成人乃有位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注包曰先生成人也並行不差在後違禮欲速成人者則非求益也音義傳直專反者與之與音餘差初佳反一音初賣反

疏正義曰此章戒人當行少長之禮也闕黨童子將命者闕黨黨名童子未冠者之稱將命謂傳賓主之語出入時闕黨之童子能傳賓主之命也或問之曰益者與者或人見其童子能將命故問孔子曰此童子是自求進益之道也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者孔子答或人言此童子非求進益者也乃是欲速成人者也知者禮童子隅坐無位成人乃有位今吾見此童子其居於成人之位禮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今吾見此童子其與先生成人者並行不差在後違謙越禮故

知欲速成人者非求益也



論語注疏卷十四

論語注疏卷十四考證

南宫适問於孔子章奡盪舟注奡多力能陸地行舟○臣齊𩓖按日知録云竹書紀年帝相二十七年澆伐斟尋大戰於濰覆其舟滅之楚詞天問覆舟斟尋何道取之正謂此也漢時竹書未出故孔安國注為陸地行舟而後人因之

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疏然猶焉也○纂箋引金氏觧曰俗連然字句者非若由也不得其死

然於未死之前期詞也此已死之後斷詞也然字喚起下文便見尚德之意

桓公殺公子糾章公子糾○陸埈經世驪珠曰荀子仲尼篇齊桓公殺兄而爭國其後司馬遷杜預皆以子糾為兄惟漢書淮南厲王傳文帝令薄昭與書云周公誅管蔡以安國齊桓殺其弟以返國韋昭注云子糾兄也言弟者諱也史記齊世家云襄公無道羣弟恐禍及故次弟公子糾奔魯次弟小白奔莒行次秩

然然則子糾固兄自宋人傳訛於漢書而失其真矣

九合諸侯音義史記云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陸

埅經世驪珠曰穀梁傳云衣裳之會十一范甯注魯

莊公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鄄十五年又會鄄十

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公元年會檉二年會

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止七年會甯毋九年會葵

丘凡十一會鄭康成不取北杏陽穀以為九蔡節集

說則自魯莊公十五年會鄄至僖公九年會葵丘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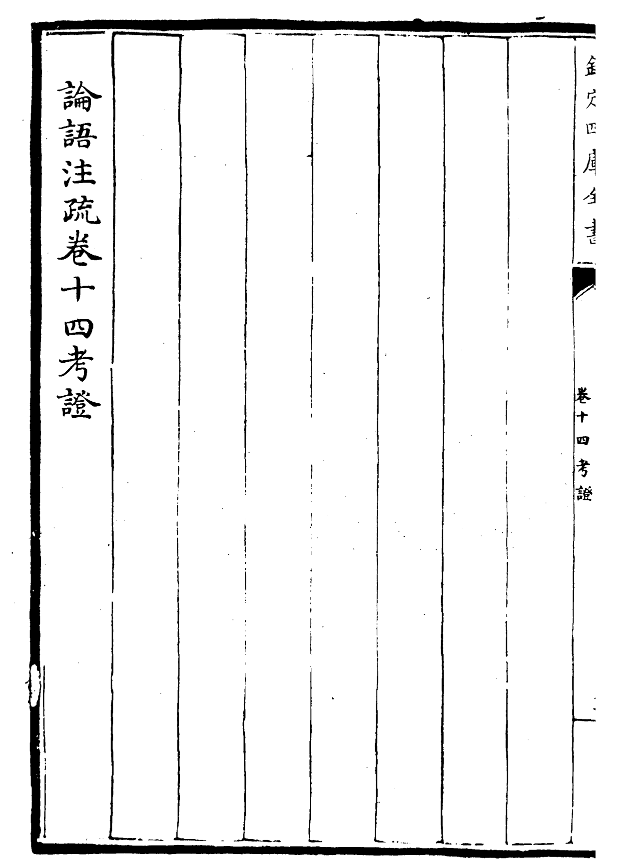
九考左傳莊公十五年復會于鄄齊始霸也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又為極盛此衣裳之會九始終確有可據正不必縁糾合宗親之説

微生畝章注微生姓畝名○通志氏族畧曰微生猶今人曰某生也

公伯寮章注伯寮魯人弟子也疏史記弟子傳云公伯寮字子周魯人○臣宗楷按纂疏胡氏曰寮非孔子弟子特季氏之黨耳若遊於聖門豈至陷其朋友哉

故集注亦但曰魯人其論自當

辟世章作者七人矣注七人謂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疏王弼云七人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臣宗楷按張子正蒙曰七人謂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蓋制法興王之道非有述于人者說與注疏並異



論語注疏卷十四考證

論語注疏卷十五

魏何晏集觧　唐陸德明音義　宋邢昺疏

衛靈公第十五音義凡四十九章　疏正義曰此篇記孔子先禮後兵去亂就治并明忠信仁知勸學為邦無所毁譽必察好惡志士君子之道事君相師之儀皆有恥且格之事故次前篇也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注孔曰軍陳行列之法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注孔曰俎豆禮器軍旅之事未

之學也注鄭曰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五百人為旅軍旅末事本未立不可以教末事音義行戶剛反俎側呂反疏正義曰此章記孔子先禮後兵之事也衛靈公問陳於孔子者問軍陳行列之法於孔子也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者俎豆禮器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五百人為旅孔子之意治國以禮義為本軍旅為末本未立則不可教以末事今靈公但問軍陳故對曰俎豆行禮之事則嘗聞之軍旅用兵之事未之學也左傳哀十一年孔文子之將攻太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其意亦與此同軍旅甲兵亦治國之具也彼以文子非禮欲國內用兵此以靈公空問軍陳故竝不答非輕甲兵也注俎豆禮器○正義曰案明堂位云俎有虞氏以梡夏后氏以嶡殷以椇周以房俎鄭注云梡斷木為四足而已嶡之言

蹷也謂中足為橫距之象周禮謂之距椇之言枳椇也謂曲撓之也房謂足下跗也上下兩間有似於堂房魯頌曰籩豆大房又曰夏后氏以揭豆殷玉豆周獻豆鄭注云揭無異物之飾也獻疏刻之齊人謂無髮為禿揭其委曲制度備在禮圖注鄭曰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五百人為旅○正義曰皆司馬序官文也

明日遂行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注孔曰從者弟子興起也孔子去衛如曹曹不容又之宋宋遭匡人之難又之陳會吳伐陳陳亂故乏食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注濫溢也君子固亦有窮時但不如小人窮則濫溢為非音義糧音粮鄭本作粻音

張下糧也從才用反難乃旦反慍紆問反見賢遍反下章注並同濫力暫反何云溢也鄭云竊也**疏**正義曰此章記孔子阨於陳也明日遂行者既荅靈公之明日也遂去衛國而之於他邦也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者從者弟子也興起也孔子適在陳會吳伐陳陳亂故乏絕糧食弟子從者困病莫能興起也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者慍怒也子路以為君子學則祿在其中不當有窮困今乃窮困故慍怒而見問於夫子曰君子亦豈如常人有窮困邪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者濫濫溢也言君子固亦有窮困時但不如小人窮則濫溢為非注孔曰至乏食○正義曰云孔子去衛如曹曹不容又之宋宋遭匡人之難又之陳會吳伐陳陳者皆以孔子世家文而知也如之皆訓往

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注孔曰

然謂多學而識之非與注孔曰謂今不然曰非也予一以貫之注善有元事有會天下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知其元則衆善舉矣故不待多學而一以知之音義與音餘下非與也疏正義曰此章言善道有統也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與同貫古亂反者孔子問子貢女意以我為多其學問記識之者與與語辭對曰然者子貢意以為然是夫子多學而識之也非與者子貢又言今乃非多學而識之者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者孔子答言已之善道非多學而識之也我但用一理以通貫之以其善有元事有會知其元則衆善舉矣故不待多學一以知之注天下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正義曰周易下繫辭文也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注王曰君子固窮而子路慍見故謂之少於知德音義鮮仙善反疏正義曰此章言子路鮮於知德鮮少也由子路名言君子固窮而子路慍見故謂之少於知德也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注言任官得其人故無為而治音義治直吏反夫音符疏正義曰此章美帝舜也帝王之道貴在無為清靜而民化之然後之王者以罕能及故孔子曰無為而天下治者其舜也與所以無為者以其任官得人夫舜何必有為哉但恭敬己身正南面嚮明而已注言任官得其人故無為而治○正義曰案舜典命禹宅百揆棄后稷契作司徒皐陶作士垂共工益作朕虞伯夷作秩宗夔典

樂教冑子龍作納言并四岳十二牧凡二十二人皆得其人故舜無為而治也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注鄭曰萬二千五百家為州五家為鄰五鄰為里行乎哉言不可行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注包曰衡軛也言思念忠信立則常想見參然在目前在輿則若倚車軛子張書諸紳注孔曰紳大帶音義行下孟反下行不篤敬同貊亡白反說文作貌云北方人也參所金反注同輿音餘倚於綺反夫音扶紳音申帶如字疏正義曰此

章言可常行之行也子張問行者問於夫子何如則可常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者孔子答言必當言盡忠誠不欺於物行唯敦厚而常謹敬則雖蠻貊遠國其道行矣反此雖州里近處而行乎哉言不可行也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者輿是車輿也衡軛也言常思念忠信篤敬立則想見參然在目前在輿則若倚車軛夫能如是而後可行子張書諸紳者紳大帶也子張以孔子之言書之紳帶意其佩服無忽忘也注鄭曰至為里○正義曰周禮大司徒職云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是二千五百家為州也今云萬二千五百家為州誤也云五家為鄰五鄰為里者遂人職文也注紳大帶○正義曰以帶束腰垂其餘以為飾謂之紳玉藻說帶云大夫大帶是一名大帶也玉藻稱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諸侯素帶不朱裏而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居士

錦帶弟子縞帶并紐約用組三寸長齊於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韠結三齊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辟二寸再繚四寸凡帶有率無箴功此紳帶之制也

子曰直哉史魚注孔曰衛大夫史鰌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注孔曰有道無道行直如矢言不曲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注包曰卷而懷謂不與時政柔順不忤於人音義鰌音秋行下孟反卷卷免反注同與音預忤五故反疏正義曰此章美衛大夫史鰌蘧瑗之行也直哉史魚者美史魚之行正直也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者此其直之行也矢箭也史鰌之德其性惟直國之有道無道行直如箭言不隨世變曲也君子

哉蘧伯玉者美伯玉有君子之德也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者此其君子之行也國若有道則肆其聰明而在仕也國若無道則韜光晦迹不與時政故亦常柔順不忤逆於人是以謂之君子也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音義知音智 疏正義曰此章戒其知人也若中人以上可以語上是可與言而不與言是失於彼人也若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而已與之言則失於已言也惟知者明於事二者俱不失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注孔曰無求生以害仁死而後成仁則志士仁人不愛其身也

疏正義曰此章言志善之士仁愛之人無求生而害仁若身死而後成仁則志士仁人不愛其身有殺其身以成其仁者也若伯夷叔齊及比干是也

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注孔曰言工以利器為用人以賢友為助疏正義曰此章明為仁之法也子貢問為仁者子貢欲為仁未知其法故問之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者將答問仁先為設譬也若百工欲善其所為之事當先脩利所用之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者此答譬也言工以利器為用人以賢友為助大夫尊故言事士卑故言友大夫言賢士言仁互文也

顔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注據見萬物之生以為四時之始取其易知乘殷之輅注馬曰殷車曰大輅左傳曰大輅越席昭其儉也服周之冕注包曰冕禮冠周之禮文而備取其黈纊塞耳不任視聽樂則韶舞注韶舜樂也盡善盡美故取之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注孔曰鄭聲佞人亦俱能惑人心與雅樂賢人同而使人淫亂危殆故當放遠之音義易以豉反輅音路本亦作路越戸括反黈吐口反纊音曠盡津忍反遠于萬反佞乃定反疏正義曰此章言治國之法也顔淵問為邦者為猶治也問治國

之禮法於孔子也子曰行夏之時者此下孔子答以為邦所行用之禮樂車服也夏之時謂以建寅之月為正也據見萬物之生以為四時之始取其易知故使行之乘殷之輅者殷車曰大輅謂木輅也取其儉素故使乘之服周之冕者冕禮冠也周之禮文而備取其黈纊塞耳不任視聽故使服之樂則韶舞者韶舜樂名也以其盡善盡美故使取之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者又當放棄鄭衛之聲遠離辯佞之人以鄭聲佞人亦俱能惑人心與雅樂賢人同然而使人淫亂危殆故使放遠之注馬曰至儉也○正義曰云殷車曰大輅者明堂位曰大輅殷輅也鄭注云大輅木輅也漢祭天乘殷之路今謂之桑根車者是也路訓大也君之所在以大為號門曰路門寢曰路寢車曰路車故人君之車通以路為名周禮巾車掌王之五路鄭玄云王在焉曰路彼解天子之車故云王在耳其實諸侯之車亦稱為路云左傳曰大輅越席昭其儉也者桓二年文也越席結蒲為

席置於路中以茵藉示其儉也服虔云大路木路引之者以證殷路一名大路也杜元凱以大路為玉路今所不取注包曰至視聽○正義曰云冕禮冠周之禮文而備者冠者首服之大名冕者冠中之别號故云冕禮冠也世本云黄帝作冕宋仲子云冕冠之有旒者禮文殘缺形制難詳周禮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止言玄朱而已不言所用之物子罕篇云麻冕禮也蓋以木為幹而用布衣之上玄下朱取天地之色其長短廣狹則經傳無文阮諶三禮圖漢禮器制度云冕制皆長尺六寸廣八寸天子以下皆同沈引董巴輿服志云廣七寸長尺二寸應劭漢官儀云廣七寸長八寸沈又云廣八寸長尺六寸者天子之冕廣七寸長尺二寸者諸侯之冕廣七寸長八寸者大夫之冕但古禮殘缺未知孰是故備載焉司馬彪漢書輿服志云孝明帝永平二年初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尚書之文制冕皆前圓後方朱裏玄上前垂四寸後垂三寸天子白玉珠十二旒三公

諸侯青玉珠七旒卿大夫黑玉珠五旒皆有前無後此則漢法耳其古禮鄭玄注弁師云天子衮冕以五采繅前後十二斿斿有五采玉十有二鷩冕前後九斿毳冕前後七斿希冕前後五斿玄冕前後三斿斿皆五采玉十有二上公衮冕三采繅前後九斿斿有三采玉九侯伯鷩冕三采繅前後七斿斿有三采玉七子男毳冕三采繅前後五斿斿有三采玉五孫卿以下皆二采繅二采玉焉蓋以繅采玉其斿及玉各依命數耳謂之冕者冕俛也以其後高前下有俛俯之形故因名焉蓋以在上位者失於驕矜欲令位彌高而志彌下故制此服令貴者下賤也云取其黈纊塞耳不任視聽者黈纊黄緜也案令禮圖衮冕以下皆有充耳天子以黈纊諸侯以青纊以其冕旒垂目黈纊塞耳欲使無為清靜以化其民故不任視聽也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注王曰君子當思患而預防

之疏正義曰此章戒人備豫不虞也注王曰君子當思患而預防之○正義曰此周易既濟象辭也王弼云存不忘亡既濟不忘未濟也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音義好並呼報反下章好行音同疏正義曰此章疾時人好色而不好德也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注孔曰柳下惠展禽也知賢而不舉是為竊位音義者與之與音餘疏正義曰此章勉人舉賢也竊盜也魯大夫臧文仲知賢不舉偷安於位故曰竊位以其知柳下惠之賢不稱舉與立於朝廷也注柳下惠展禽也○正義曰案魯語展禽對臧文仲云獲聞之是其人氏展名

獲字禽柳下是其所食之邑名謚曰惠列女傳柳下惠死門人將謚之妻曰夫子之謚宜為惠乎門人從以為謚莊子云柳下季者季是五十字禽是二十字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注孔曰責己厚責人薄所以遠怨咎音義遠于萬反注同咎其九反疏正義曰此章戒人責己也躬身也言凡事自責厚薄責於人則所以遠怨咎也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注孔曰不曰如之何者猶言不曰奈是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注孔曰如之何者言禍難已成吾亦無如之何音義難乃旦反疏正義曰此章戒人豫防禍

難也如柰也不曰如之何猶言不曰柰是何末無也若曰柰是何者則是禍難已成不可救藥吾亦無柰之何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注鄭曰小慧謂小小之才知難矣哉言終無成音義慧音惠小才知魯讀為惠今從古疏正義曰此章貴義也小慧謂小小才知言人知音智疏羣朋共居終竟一日所言不及義事但好行小小才知以陵誇於人難有所成矣哉言終無成也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注鄭曰義以為質謂操行孫以出之謂言語音義孫音遜疏正義曰此章論君子之行也義以為質謂操執以行者當以義為體質文之以禮然後行之孫

順其言語以出之守信以成之能此四者可謂君子哉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注包曰君子之人但病無聖人之道不病人之不知己疏正義曰此章戒人脩己也病猶患也言君子之人但患己無聖人之道不患人之不知己也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注疾猶病也疏正義曰此章勸人脩德也疾猶病也言君子病其終世而善名不稱也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注君子責己小人責人疏正義曰此章言君子責於己小人責於人也求責也諸於也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注包曰矜矜莊也羣而不黨注孔曰黨助也君子雖衆不相私助義之與比音義爭爭訟之爭比毗志反疏正義曰此章言君子貌雖矜莊而不爭鬬君子雖衆而不私相黨助義之與比也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注包曰有言者不必有德故不可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注王曰不可以無德而廢善言疏正義曰此章言君子用人取其善節也有言者不必有德故不可以言舉人當察言觀行然後舉之夫婦之愚可以與知故不可以無德而廢善言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注言己之所惡勿加施於人疏正義曰此章言人當恕己以及物也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者問於孔子求脩身之要道也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者孔子答言唯仁恕之一言可終身行之也己之所惡勿加施於人即是恕也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注包曰所譽者輒試以事不虛譽而已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注馬曰三代夏殷周用民如此無所阿私所以云直道而行音義譽音餘下及注同疏正義曰此章論正直之道也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者毀謂譖害譽謂稱揚言我之於人於誰毀於誰譽無私毀譽也如有所譽者

其有所試矣者言所稱譽者輒試以事不虛譽而已也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者斯此也三代夏殷周也言如此用民無所阿私夏殷周三代之令王所以得稱直道而行也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注包曰古之良史於書字有疑則闕之以待知者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注包曰有馬不能調良則借人乘習之孔子自謂及見其人如此至今無有矣言此者以俗多穿鑿音義借子夜反注同夫音符

疏正義曰此章疾時人多穿鑿也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者史是掌書之官也文字也古之良史於書字有疑則闕之以待能者不敢穿鑿孔子言我尚及見此古史闕疑之文有馬者借人乘之者此舉喻也喻

己有馬不能調良當借人乘習之也今亡矣夫者亡無也孔子自謂及見其人如此闕疑至今則無有矣言此者以俗多穿鑿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注孔曰巧言利口則亂德義小不忍則亂大謀疏正義曰此章戒人慎口忍事也有言者不必有德故巧言利口則亂德義山藪藏疾國君含垢故小事不忍則亂大謀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注王曰或衆阿黨比周或其人特立不羣故好惡不可不察也音義惡烏路反注同好呼報反注同比毗志反疏正義曰此章論知人之事也夫知人未易設有一人為衆所惡不可即從

雷同而惡之或其人特立不羣故必察焉又設有一人為衆所好亦不可即從衆而好之或此人行惡衆乃阿黨比周故不可不察注王曰或衆阿黨比周○正義曰此解衆好之也謂衆多惡人私相阿曲朋黨比近周密也文十八年左傳言渾敦之惡云頑嚚不友是與比周杜注云比近也周密也言比是相近也周是親密也唯是親愛之義非為善惡之名為政篇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孔曰忠信為周阿黨為比以君子小人相對故覲文為說也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注王曰才大者道隨大才小者道隨小故不能弘人疏正義曰此章論道也弘大也道者通物之名虛無妙用不可須臾離但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是人才大者道隨之大也故曰人能弘道百姓則日用而不

知是人才小者道亦随小而道不能大其人也故曰非道弘人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疏正義曰此章戒人改過也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疏正義曰此章勸人學也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注鄭曰餒餓也言人雖念耕而不學故飢餓學則得祿雖不耕而不餒此勸人學音義

餧奴罪反餓也疏正義曰此章亦勸人學也人非道不立故必先謀於道道高則祿來故不暇謀於食餧餓也言人雖念耕而不學則無知歲有凶荒故飢餓學則得祿雖不耕而不餧是以君子但憂道德不成不憂貧乏也然耕也未必皆餓學也未必皆得祿大判而言故云耳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注包曰知能及治其官而仁不能守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注包曰不嚴以臨之則民不敬從其上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注王曰動必以禮然後善音義知音智注及下同涖音利又音類下

同

疏正義曰此章論居官臨民之法也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者得位由知守位在仁若人知能及治其官而仁不能守雖得祿位必將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者莊嚴也涖臨也言雖知及其官仁能守位不嚴以臨之則民不敬從其上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者言動必以禮然後善李充云夫知及以得其失也蕩仁守以靜其失也寬莊涖以威其失也猛故必須禮然後和之以禮制知則精而不蕩以禮輔仁則溫而不寬以禮御莊則威而不猛故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顏特進云知以通其變仁以安其性莊以安其慢禮以安其情化民之善必備此四者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注王曰君子之道深遠不可小了知而可大受

小人之道淺近可小了知而不可大受也疏正義曰此章言君子小人道德深淺不同之事也言君子之道深遠仰之彌高鑽之彌堅故不可小了知也使人饜飫而已是可大受也小人之道淺近易為窮竭故不可大受而可小了知也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注馬曰水火及仁皆民所仰而生者仁最為甚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注馬曰蹈水火或時殺人蹈仁未嘗殺人音義蹈徒報反疏正義曰此章勸人行仁道也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者言水火飲食所由仁者善行之長皆民所仰而生者也若較其三者所用則仁最為甚也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者此

明仁甚於水火之事也蹈猶履也水火雖所以養人若履踐之或時殺人若履行仁道未嘗殺人也王弼云民之遠於仁甚於水火見有蹈水火者未嘗見蹈仁者也雖與馬意不同亦得為一義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注孔曰當行仁之事不復讓於師言行仁急音義復扶又反疏正義曰此章言行仁之急也弟子之法為事雖當讓於師若當行仁之事不復讓於師也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注孔曰貞正諒信也君子之人正其道耳言不必小信疏正義曰此章貴正道而輕小信也貞正也諒信也君子之人正其道耳言不必小信案昭七年左傳云子産為豐施歸州田於韓宣子曰日君以夫公孫段為能任其事而賜

之州田今無祿早世不獲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不敢以聞於君私致諸子宣子辭子産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施將懼不能任其先人之祿其況能任大國之賜縱吾子為政而可後之人若屬有疆埸之言敝邑獲戾而豐氏受其大討吾子取州是免敝邑於戾而建置豐氏也敢以為請杜注云傳言子産貞而不諒言段受晉邑卒而歸之是正也知宣子欲之而言畏懼後禍是不信故杜氏引此文為注也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注孔曰先盡力而後食祿

疏正義曰此章言為臣事君之法也言當先盡力敬其職事必有勲績而後食祿也

子曰有教無類注馬曰言人所在見教無有種類音義種章勇反疏正義曰此章言教人之法也類謂種類言人所在見教無有貴賤種類也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音義為于偽反疏正義曰此章言人之為事必須先謀若道同者共謀則情審不誤若道不同而相為謀則事不成也

子曰辭達而已矣注孔曰凡事莫過於實辭達則足矣不煩文豔之辭音義豔以驗反疏正義曰此章明言語之法也凡事莫過於實辭達則足矣不須文豔也

師冕見注孔曰師樂人盲者名冕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注孔曰歷告以坐中人姓字所在處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

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注馬曰相導也音義見賢遍反處昌慮反道與之與音餘相息亮反

注同馬云相導也鄭云相扶也疏正義曰此章論相師樂人盲者名冕見謂來見孔子也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者師冕及階及席孔子並告之使師冕知而升階登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者孔子見瞽者必起弟子亦起冕既登席而坐孔子及弟子亦皆坐孔子歷以坐中人姓字所在處告師冕使知也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者道謂禮也子張見孔子歷告之未嘗知此禮既師冕出去而問孔子曰此是與師言之禮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者相猶導也孔子然答子張言此固是相導樂師之禮也

論語注疏卷十五

論語注疏卷十五考證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章在陳絶糧注孔子去衛如曹曹不容又之宋宋遭匡人之難又之陳會吳伐陳陳亂故乏食○纂箋齊氏曰考之春秋其時陳服楚蔡服吳吳楚交戰無虛歲孔子葢為楚昭王徘徊陳蔡而絶糧于兵間也

顔淵問為邦章行夏之時疏謂以建寅之月為正○臣宗楷按集注云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為歲首纂疏

金氏曰此特古歷耳沈括云今正月斗柄指丑葢歲差也但以冬爲亥子丑春爲寅卯辰不必因所建也

乘殷之輅注殷車曰大輅疏大輅木輅也漢祭天乘殷之路今謂之桑根車者也路訓大也君之所在以大爲號門曰路門寢曰路寢車曰路車○臣宗楷按輅之名不始於商明堂位曰鸞車有虞氏之輅也鉤車夏后氏之輅也已統言輅可見又留青日札云齊志殷因乘鉤而制車因桑根而爲色古之器車即今之

桑根車一曰金根車言桑色黄如金也漢儀天子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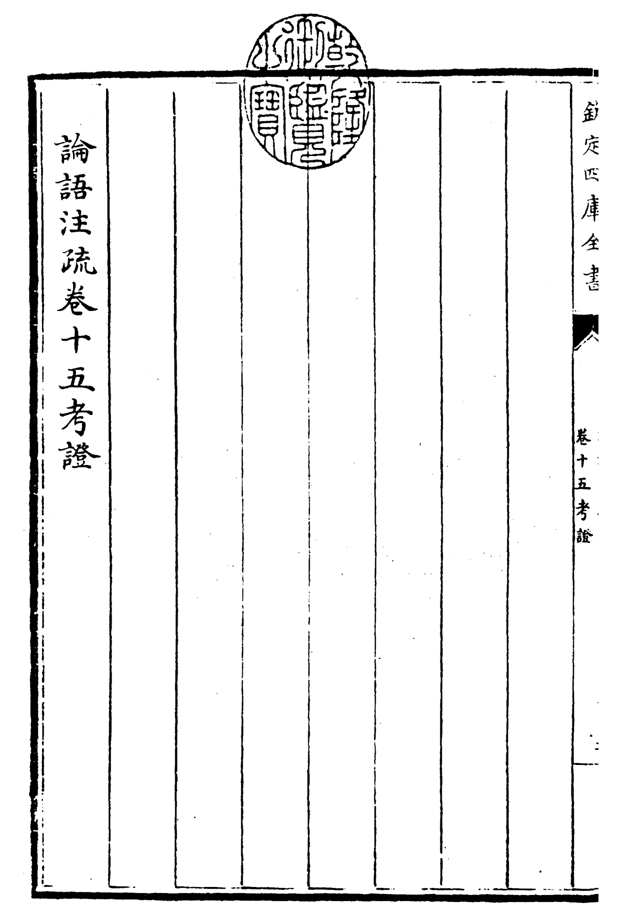
駕曰金根車

吾猶及史之闕文也章借人乘之注有馬不能調良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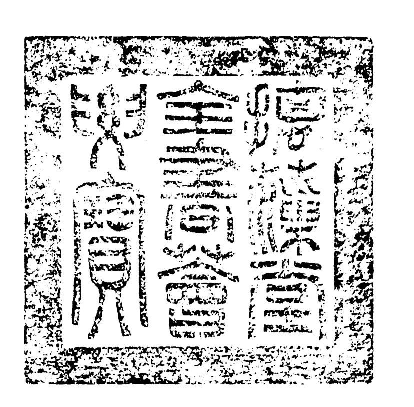
借人乘習之○纂箋黄氏曰三代無乘乘馬者所謂乘

如詩乘乘鴇乘乘黄之類葢四馬駕車而坐乘之也

則借乘乃與共之義非調習之謂



論語注疏卷十五考證



覆校官編修臣蕭際韶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録監生臣萬在衡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論語注疏卷十六 十七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九百四 經部

論語注疏卷十六

魏何晏集解　唐陸德明音義　宋邢昺疏

季氏第十六音義凡十四章疏正義曰此篇論天下無道政在大夫故孔子陳其正道揚其衰失稱損益以教人舉詩禮以訓子明君子之行正夫人之名以前篇首章記衛君靈公失禮此篇首章言魯臣季氏專恣故以次之也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注孔曰顓臾伏羲之後風姓之國本魯之附庸當

時臣屬魯季氏貪其土地欲滅而取之冉有與季路爲季氏臣來告孔子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注孔曰冉求爲季氏宰相其室爲之聚斂故孔子獨疑求教之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注孔曰使主祭蒙山且在邦域之中矣注孔曰魯七百里之封顓臾爲附庸在其域中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注孔曰已屬魯爲社稷之臣何用滅之爲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注孔曰歸咎於季氏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

列不能者止注馬曰周任古之良史言當陳其才力度已所任以就其位不能則當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注包曰言輔相人者當能持危扶顛若不能何用相爲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注馬曰柙檻也櫝匱也失虎毀玉豈非典守之過邪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注馬曰固謂城郭完堅兵甲利也費季氏邑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注孔曰疾如女之言舍曰欲

之而必為之辭注孔曰舍其貪利之說而更作他辭是所疾也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注孔曰國諸侯家卿大夫不患土地人民之寡少患政理之不均平不患貧而患不安注孔曰憂不能安民耳民安則國富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注包曰政教均平則不貧矣上下和同不患寡矣小大安寧不傾危矣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

能守也注孔曰民有異心曰分欲去曰崩不可會聚曰離析而謀動干戈於邦内注孔曰干楯也戈戟也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内也注鄭曰蕭之言肅也牆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焉是以謂之蕭牆後季氏家臣陽虎果囚季桓子音義顓音專臾音瑜顓臾附庸國也見賢遍反義許宜反過與之與音餘下過與同相息亮反爲之之爲于僞反夫音符下今夫疾夫夫如是並同邦或作封任音壬注同度待洛反焉於虔反相息亮反注同下相夫子同兕徐履反櫝音獨注同檻戶覽反匱其位反費悲位反注同舍音捨注同析星歷反邦内鄭本作封内盾又作楯並食允反不在顓

臾或作不疏也正義曰此章論魯卿季氏專恣征伐之事在於顓臾也季氏將伐顓臾者顓臾伏羲之後風姓之國本魯之附庸當時臣屬於魯而季氏貪其土地欲滅而取之也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者冉有季路為季氏臣來告孔子言季氏將有征伐之事於顓臾也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者無乃乃也爾女也雖二子同來告以冉求為季氏宰相其室為之聚斂故孔子獨疑求教之言將伐顓臾乃女是罪過與與疑辭也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者言昔者先王始封顓臾為附庸之君使主祭蒙山蒙山在東故曰東蒙且在邦域之中矣者魯之封域方七百里顓臾為附庸在其域中也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為者言顓臾已屬魯為社稷之臣何用伐滅之為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者夫子謂季氏也冉有歸其咎惡於季氏也故言季氏欲伐我二人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者周任古之良史也

夫子見冉有歸咎於季氏故呼其名引周任之言以責之言爲人臣者當陳其才力度已所任以就其列位不能則當自退止也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者相謂輔相焉何也言輔相人者當持其主之傾危扶其主之顛躓若其不能何用彼相爲且爾言過矣者爾汝也汝爲季氏輔相而歸咎於季氏自是汝之言罪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者此又爲輔相之人作譬也柙檻也櫝匱也虎兕皆猛獸故設檻以制之龜玉皆大寶故設匱以藏之若虎兕失出於檻龜玉損毀於匱中是誰之過與言是典守者之過也以喻主君有闕是輔相者之過也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者此冉有乃自言欲伐顓臾之意也固謂城郭完堅兵甲利也費季氏邑言今夫顓臾城郭甲兵堅固而又近於費邑若今不伐而取之後世必爲季氏子孫之憂也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者孔子見冉有言將伐顓臾

之意故又呼冉有名而責之如汝之言君子所憎疾夫以舍其貪利之說而更作他辭是所疾也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者此下孔子又爲言其正治之法以示非聽說故云丘也聞國謂諸侯家謂卿大夫言爲諸侯卿大夫者不患土地人民之寡少但患政理之不均平也不患貧而患不安者言不憂國家貧但憂不能安民耳民安則國富也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者孔子既陳其所聞更爲言其理蓋言政教均平則不貧矣上下和同不患寡矣小大安寧不傾危矣如上所聞此應云均無寡安無貧而此乃云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者欲見政教均平又須上下和睦然後國富民多而社稷不傾危也故衍其文耳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者言夫政教能均平和安如此故遠方之人有不服者則當脩文德使遠人慕其德化而來遠人既來當以恩惠安存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者謂冉有季路輔相季氏也遠人不服而不能

來也者謂不脩文德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者民有異心曰分欲去曰崩不可會聚曰離析言國內之民又不能以恩惠安撫致有異心不可會聚莫能固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者謂將伐顓臾也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者蕭牆謂屏也蕭之言肅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焉是以謂之蕭牆孔子聖人有先見之明見季氏家臣擅命必知將爲季氏之禍因冉有言顓臾後世必爲子孫憂故言吾恐季孫之憂不遠在顓臾而近在蕭牆之內後季氏家臣陽虎果囚季桓子注孔曰至屬魯○正義曰云顓臾伏羲之後風姓之國者僖二十一年左傳云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太皥與有濟之祀杜注云太皥伏羲四國伏羲之後故主其祀顓臾在泰山南武陽縣東北是也云本魯之附庸當時臣屬魯者王制云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鄭注云不合謂不朝會也小城曰附庸附

庸者以國事附於大國未能以其名通也言此顓臾始封為附庸之君以國事附於魯耳猶不為魯臣故曰魯之附庸春秋之世强陵弱衆暴寡故當此季氏之時而顓臾已屬魯為臣故曰當時臣屬魯也注使主祭蒙山○正義曰禹貢徐州云蒙羽其藝地理志云泰山蒙陰縣蒙山在西南有祠顓臾國在蒙山下注魯七百里之封顓臾為附庸在其域中○正義曰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為有勲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鄭注云曲阜魯地上公之封地方五百里加魯以四等之附庸方百里者二十四并五五二十五積四十九開方之得七百里言其顓臾為附庸在此七百里封域之中也注周任古之良史○正義曰周大夫也與史佚臧文仲竝古人立言之賢者也注馬曰至匱也○正義曰云柙檻也者說文云柙檻也檻櫳也一曰圈以藏虎兕爾雅云兕似牛郭璞云一角青色重千斤說文云兕如野牛青毛其皮堅厚可制鎧交州記曰兕

出九眞有一角角長三尺餘形如馬鞭柄是也云櫝匱也者亦說文云也注孔曰干盾也戈戟也○正義曰干一名楯今謂之旁牌方言云楯自關而東或謂之楯或謂之干關西謂之楯是干楯爲一也施紛以持之孔注尚書費誓云施乃楯紛紛如綬而小繫於楯以持之且以爲飾也干扞也竝之以扞敵故牧誓云比爾干也戈者考工記云戈柲六尺有六寸其刃廣二寸内倍之胡三之援四之鄭玄注云戈今句孑戟也或謂之雞鳴或謂之擁頸内謂胡以内接柲者也長四寸胡六寸援八寸鄭司農云援直刃也胡其孑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注孔曰希少也周幽王爲犬戎所殺平王東遷周始微弱諸

侯自作禮樂專行征伐始於隱公至昭公十世失政死於乾侯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注孔曰季文子初得政至桓子五世爲家臣陽虎所囚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注馬曰陪重也謂家臣陽虎爲季氏家臣至虎三世而出奔齊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注孔曰制之由君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注孔曰無所非議音義乾音干陪蒲回反重直龍反　䟽正義曰此章論天下有道無道禮樂征伐所出不同及言衰失之世數也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者王者功成制禮治定作樂立司馬之官掌九伐之法諸侯不得制

作禮樂賜弓矢然後專征伐是天下有道之時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也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者謂天子微弱諸侯上僭自作禮樂專行征伐也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者希少也言政出諸侯不過十世必失其位不失者少也若魯昭公出奔齊是也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者言政在大夫不過五世必失其位不失者少矣若魯大夫季桓子爲陽虎所囚是也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者陪重也謂家臣也大夫已爲臣故謂家臣爲陪臣言陪臣擅權執國之政命不過三世必失其位不失者少矣若陽虎三世而出奔齊是也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者凡爲政命制之由君也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者議謂謗議言天下有道則上酌民言以爲政教所行皆是則庶人無有非毀謗議也注孔曰至侯矣○正義曰云周幽王爲犬戎所殺平王東遷者案周本紀云幽王三年嬖褒姒生伯服幽王欲廢太子太子母申侯女而爲后幽王得褒姒愛之欲廢申后

并去太子用褎姒爲后以其子伯服爲太子幽王之廢后去太子也申侯怒乃與繒西夷犬戎共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虜褎姒盡取周賂而去隱六年左傳稱周桓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周本紀又云於是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爲平王也云周始微弱者地里志云幽王淫褎姒滅宗周子平王東居洛邑於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其詩謂之王國風是周始微弱也云諸侯自作禮樂者謂僭爲天子之禮樂若魯昭公之比也案昭二十五年公羊傳云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輅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是也云專征伐者謂不由王命專擅行其征伐春秋之時諸侯皆是也云始於隱公至昭公十世失政死於乾侯者隱公名息姑伯禽七世孫惠公弗皇子聲子所生平王四十九年即位是王室微弱政在諸侯始

於隱公隱公卒弟桓公允立卒子莊公同立卒子閔公開立卒凡僖公申立卒子文公興立卒子宣公倭立卒子成公黑肱立卒子襄公午立卒子昭公裯立是爲十世也春秋昭公二十五年公孫於齊三十二年卒於乾侯是也注孔曰至所因○正義曰云季文子初得政至桓子五世者謂文子武子悼子平子桓子爲五世也云爲家臣陽虎所因者定五年左傳云九月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是也注陽虎至奔齊○正義曰魯伐陽虎陽虎出奔齊在定九年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注鄭曰言此之時魯定公之初魯自東門襄仲殺文公之子赤而立宣公於是政在大夫爵祿不從君出至定公爲五世矣政逮於大夫

四世矣注孔曰文子武子悼子平子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注孔曰三桓謂仲孫叔孫季孫三卿皆出桓公故曰三桓也仲孫氏改其氏稱孟氏至哀公皆衰音義逮音代一音弟故夫之夫音符疏正義曰此章言魯公室微弱政在大夫也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者謂政在大夫爵祿不從君出始於宣公言此之時在魯定公之初故爲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者逮及也言君之政令及於大夫至今四世矣謂季文子武子悼子平子也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者三桓謂仲孫叔孫季孫三卿皆出桓公故曰三桓也仲孫氏改其氏稱孟氏以禮樂征伐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故夫三桓子孫至哀公時皆衰微也注鄭曰至世矣○正義曰云魯自東門襄仲殺文公之子赤而立宣公者文十八年左傳云文

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是也公羊傳作子赤襄仲居東門故曰東門襄仲云至定公爲五世矣者謂宣公成公襄公昭公定公也注孔曰文子武子悼子平子○正義曰此據左傳及世家文也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注馬曰便辟巧辟人之所忌以求容媚友善柔注馬曰面柔也友便佞損矣注鄭曰便辯也謂佞而辯音義便婢緜反辟婢亦反注及下皆同佞乃定反疏正義曰此章戒人擇友也益者三友損者三友者以

人爲友損益於已其類各三也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者直謂正直諒謂誠信多聞謂博學以此三種之人爲友則有益於已也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者便辟巧辟人之所忌以求容媚者也善柔謂面柔和顔説色以誘人者也便辯也謂佞而復辯以此三種之人爲友則有損於已也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注動得禮樂之節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注孔曰恃尊貴以自恣樂佚遊注王曰佚遊出入不節樂宴樂損矣注孔曰宴樂沈荒淫瀆三者自損之道音義樂五教反下不出者同禮樂之樂音岳驕樂之樂音洛下宴樂同佚本亦作逸音同疏正義曰此章言人心樂好損益之事各有三種

也樂節禮樂者謂凡所動作皆得禮樂之節也樂道人之善者謂好稱人之美也樂多賢友者謂好多得賢人以爲朋友也言好此三者於身有益也樂驕樂者謂恃尊貴以自恣也樂佚遊者謂好出入不節也樂宴樂者謂好沈荒淫瀆也言好此三者自損之道也注沈荒淫瀆○正義曰云沈者書微子云沈酗於酒言人以酒亂若沈沒於水故以耽酒爲沈也荒者廢也謂有所好樂而廢所掌之職事也書云酒荒於厥邑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皆是淫訓過也言耽酒爲過差也瀆者媟慢也言無復禮節也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注孔曰愆過也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注鄭曰躁不安静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注孔曰隱匿不盡情實未見顔色而言謂之瞽注周曰未

見君子顏色所趣向而便逆先意語者猶瞽也音義愆起虔反躁早報反魯讀躁爲傲疏正義曰此章戒卑侍於尊審慎言語之法也侍今從古匿女力反瞽音古於君子有三愆者愆過也言卑侍於尊有三種過失之事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者謂君子言事未及於己而輒先言是謂躁動不安靜也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者謂君子言論及己己應言而不言是謂隱匿不盡情實也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者瞽謂無目之人也言未見君子顏色所趣向而便逆先意語者猶若無目人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鬬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注孔曰得貪得音義少詩照反鬬丁豆反得或作德非疏正義曰此章言君子

之人自少及老有三種戒慎之事也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者少謂人年二十九以下血氣猶弱筋骨未定貪色則自損故戒之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鬬者壯謂氣力方當剛强喜於爭鬬故戒之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者老謂五十以上得謂貪得血氣既衰多好聚斂故戒之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注順吉逆凶天之命也畏大人注大人即聖人與天地合其德畏聖人之言注深遠不可易知測聖人之言也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注恢疏故不知畏狎大人注直而不肆故狎之侮聖人之言注不可小知故侮之音義易以豉反恢苦回反狎戶甲反侮亡甫反疏

正義曰此章言君子小人敬慢不同也君子有三畏者心服曰畏言君子心所畏服有三種之事也畏天命者謂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順吉逆凶天之命也故君子畏之畏大人者大人即聖人也與天地合其德故君子畏之畏聖人之言者聖人之言深遠不可易知測故君子畏之也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者言小人與君子相反天道恢疏故小人不知畏也狎大人者狎謂慣忽聖人直而不肆故小人忽之侮聖人之言者侮謂輕慢聖人之言不可小知故小人輕慢之而不行也注順吉逆凶天之命也○正義曰虞書大禹謨云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孔安國云順道吉從逆凶吉凶之報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言不虛道即天命也天命無不報故可畏之注大人即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正義曰易云利見大人即聖人也乾卦文言云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莊氏云謂覆載也與日月合其明謂照臨也與四時合其序若賞以春夏刑以秋冬之類也與鬼

神合其吉凶若福善禍淫也此獨舉天地合其德者舉一隅也注恢恢疏故不知畏○正義曰案老子德經云天網恢恢踈而不失言天之網羅恢恢踈遠刑淫賞善不失毫分也注直而不肆故狎之○正義曰肆謂放肆言大人質直而不放肆故小人輕狎之也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注孔曰困謂有所不通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疏正義曰此章勸人學也生而知之者上也者謂聖人也學而知之者次也者言由學而知道次於聖人謂賢人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者人本不好學因其行事有所困憒不通發憤而學之者復次於賢人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者謂知困而不能學此爲下愚之民也注孔曰困謂有所不通○正義曰言於事不能通

達者也左傳昭七年公如楚孟僖子為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是其困而學之者也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音義忿芳吻反難乃旦反

疏正義曰此章言君子有九種之事當用心思慮使合禮義也視思明者目覩為視見微為明言君子覩視當思見微若離婁也聽思聰者耳聞為聽聽遠為聰言君子耳聽當思聞遠若師曠也色思溫者顔色不可嚴猛當思溫和也貌思恭者體貌接物不可驕亢當思恭遜也言思忠者凡所言論不可隱欺當思盡其忠心也事思敬者凡人執事多惰怠君子當思謹敬也疑思問者己有疑事不使在躬當思問以辯之也忿思難者謂

人以非理忤己己必忿怒心雖忿怒不可輕易當思其後得無患難乎若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是不思難者也見得思義者言若有所得當思義然後取不可苟也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注孔曰探湯喻去惡疾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音義探吐南反疏正義曰此章言善人難得也見善如不及者言爲善常汲汲也見不善如探湯者人之探試熱湯其去之必速以喻見惡事去之疾也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者言今人與古人皆有能若此者也隱居以求其志者謂隱遯幽居以求遂其己志也行義以達其道者謂好行義事以達其仁道也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者言但聞其語說古有此

行之人也今則無有故未見其人也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注孔曰千駟四千匹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注馬曰首陽山在河東蒲坂縣華山之北河曲之中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與注王曰此所謂以德為稱音義坂音反華如字又戸化反與音餘

疏正義曰此章貴德也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者景公齊君景謚也馬四匹為駟千駟四千匹也言齊君景公雖富有千駟及其死也無德可稱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與者夷齊孤竹君之二子讓位適周遇武王伐紂諫之不入及武王既誅紂義不食周粟故于河東郡蒲坂縣首

陽山下采薇而食終於餓死雖然窮餓民到于今稱之以爲古之賢人其此所謂以德爲稱者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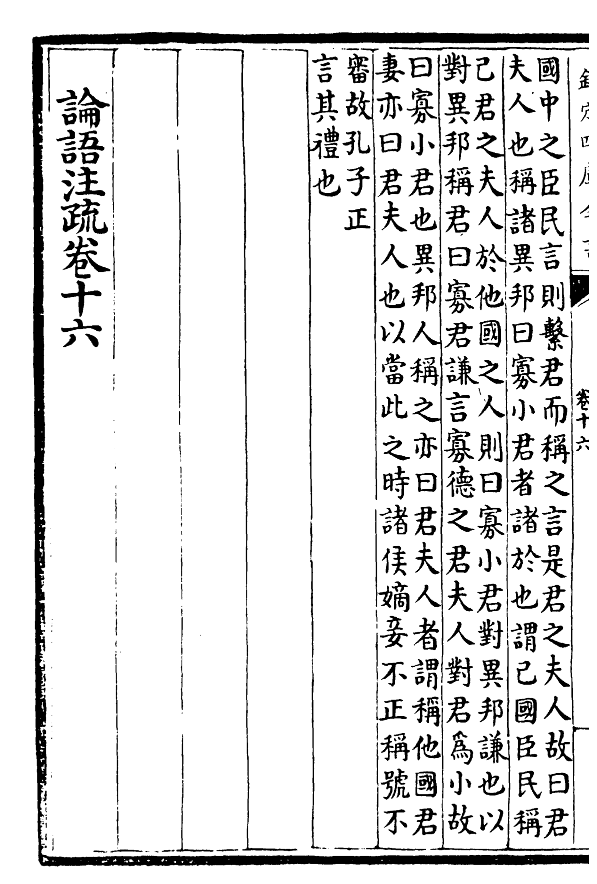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注馬曰以爲伯魚孔子之子所聞當有異對曰未也嘗獨立注孔曰獨立謂孔子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音義亢音剛又苦浪反鯉音里伯魚名也遠于萬反疏正義曰此章勉人爲詩爲禮也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

異聞乎者伯魚孔子之子鯉也弟子陳亢以為伯魚是孔子之子所聞當有異於餘人故問之對曰未也者答言未有異聞也甞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者伯魚對陳亢言雖未有異聞有時夫子曽獨立於堂鯉疾趨而過其中庭夫子謂己曰學詩乎己即對曰未也夫子又言不學詩無以言以古者會同皆賦詩見意若不學之何以為言也鯉於是退而遂學通於詩也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者謂異日夫子又嘗獨立而伯魚趨過夫子訓之曰學禮乎答言未也夫子又言若不學禮無以立身以禮者恭儉莊敬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故不學之則無以立其身也鯉於是退而學通於禮聞斯二者者蓋言別無異聞但聞此詩禮二者也陳亢退而喜者既問伯魚退而喜悅也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者亢言始但問異聞是問一也今乃聞詩可以言禮可以

立且鯉也過庭方始受訓則知不常嘻嘻褻慢是又聞君子之疏遠其子也故爲得三所以喜也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注孔曰小君君夫人之稱對異邦謙故曰寡小君當此之時諸侯嫡妾不正稱號不審故孔子正言其禮也

音義稱尺證反下同嫡丁歷反本又作適同　疏正義曰此章正夫人之名稱也邦君之妻者諸侯之夫人也妻者齊也言與夫齊體上下之通稱故曰邦君之妻也君稱之曰夫人者夫之言扶也能扶成人君之德也邦君自稱其妻則曰夫人也夫人自稱曰小童者自稱謙言己小弱之童稚也邦人稱之曰君夫人者謂



國中之臣民言則繫君而稱之言是君之夫人故曰君夫人也稱諸異邦曰寡小君者諸於也謂己國臣民稱己君之夫人於他國之人則曰寡小君對異邦謙也以對異邦稱君曰寡君謙言寡德之君夫人對君爲小故曰寡小君也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者謂稱他國君妻亦曰君夫人也以當此之時諸侯嫡妾不正稱號不審故孔子正言其禮也

論語注疏卷十六

論語注疏卷十六考證

季氏將伐顓臾章東蒙主注使主祭蒙山疏地理志云泰山蒙陰縣蒙山在西南有祠顓臾在蒙山下○臣宗楷按馮氏曰禹貢有二蒙徐州蒙羽其藝東蒙也梁州蔡蒙旅平西蒙也閟宮頌云奄有龜蒙遂荒大東注蒙東蒙也以其居魯之東故曰東蒙今沂州費縣是也

齊景公有馬千駟章首陽注在河東蒲坂縣華山之北

河曲之中○陸壂經世驪珠曰水經注云在雷首山臨大河北去蒲坂三十里曹大家注幽通賦云在隴西首戴延之西征記云洛陽東北首陽山有夷齊祠說文云在遼西莊子註云在岐陽西北只今清源縣山考夷齊義不食周粟避地飢餓當不離朝歌故墟決無徃近豐鎬之理洛陽之說非是其孟子居北海之濵則又紂在而避去之所非紂沒而盡節之地也

論語注疏卷十六考證